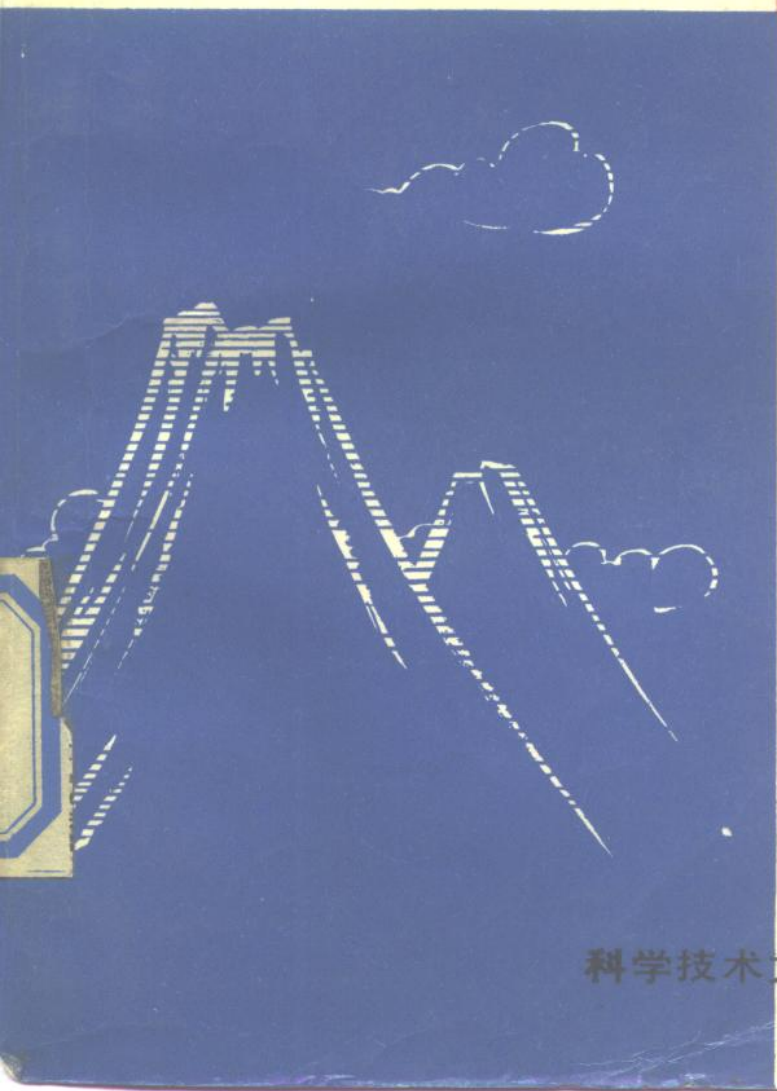


东山再起

[美] 埃兹拉·F·沃格尔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东山再起

[美]埃兹拉·F·沃格尔 著

梁战平 等译 方 韧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传统角度透彻地分析了日本和美国取得成功的若干实例，精辟地阐明了当今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日本经济挑战的实质，探讨了美国要在经济上再次雄踞世界第一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本书对于关心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国家发展战略和战术的同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者对象：从事政治、经济、科技和计划工作的人员，各级决策人员、管理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软科学研究人员等。

Ezra F. Vogel

Comeback

1988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Rutland Tokyo

东 山 人 海

【美】埃兹拉·F·沃格尔

《来潮》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43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社科新书目：209—082

ISBN 7-5023-0674-9/F·38

定价：3.50元

译 者 的 话

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发表了他的名著《日本名列第一》,未几即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十分热烈的反响。现在,沃格尔又推出新著《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一书清楚地阐明了当今日本经济挑战的实质,探讨了美国要在经济上再次雄踞世界第一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对于日本成功的原因,沃格尔不囿于人们固定的看法——种族和文化特性、管理方法和顺从权威等,而认为是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在制订国家战略时如何进行广泛的合作。本书提供了日本成功的案例研究,同时也提供了美国成功的案例研究。作者借此说明美国如果能做到各界通力合作,那么完全可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本书题目《东山再起》即寓意于此。

美国和日本都有自己一套适应现代技术和国际竞争的制度,而且程度不同地为其成功付出了代价。因此,每一个关心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同志,读一读此书,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本书由梁战平、彭斐斐、程玉琴、顾慧芳、陈来成、郭晓义、宋振峰、苏中杰等同志翻译,方韧同志审校。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3月

前 言

1976年，我在讲到美国向日本学习的紧迫性时，一些心地善良但持怀疑态度的听众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教授，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美国有反托拉斯法，政府与商业界之间存在敌对关系，这种办法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吗？”

本书是我对这些批评家的回答。总之，我相信，当美国人深信合作对他们有利时，他们是完全能够合作的。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空前变化，其它国家变得更有竞争力，而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却日益加深，这些变化迫切要求美国人更加紧密地合作。很遗憾，我们还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本书是我的努力成果，希望能在缩小我们利益与认识之间的距离上有所帮助。

日本是适应世界经济变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作出反应，我们美国人需要承认日本成功的规模，并了解日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尽管我们在近几年对日本的认识有所加深，但仍然不够，容易形成错觉。眼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事例而不是重复笼统的论述来帮助加深了解。因此，在哈佛大学给我休假年这段时间里，我以第一任赖肖尔研究教授的身份于1982—1983年在日本研究了日本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四种产业。我将在这里报道研究结果。

在我看来，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日本挑战作出的反应微小得可怜。我认为，美国要有效地作出反应，需要在许多领域里（教育、商业以及政府）进行一番新的努力。这就要求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扩大合作，因此我将考虑这个问题：美国人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的。在一些有才华的研究生帮助下，我研究

了美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四个事例。

读者也许会问，一位专门研究日本的社会学家何以对美国政策提忠告？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我这样做的原因与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许多出国留学的东亚人回国后为振兴他们的国家奋发工作的原因相同。这些留学生通过接触到完全不同的处事方法，比国内其它同胞更清楚地看到和更敏锐地觉察到本国的弱点。最近几十年，东亚工业改革浪潮汹涌澎湃，已经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改观，而我国对这种改革的反应极不强烈，令我痛心。过去许多出国的亚洲人帮助提供了了解他们国家的问题的新见解，现在我也热望这样做。

虽然这是我的目标，但是我认为振奋美国并不需要损害其它国家。我讲到日本人的挑战是为了激励美国人干得更好，但是日本是我们的盟国，不应该使它作为我们的替罪羊。我希望到1990年我们会感谢日本人，是他们促使我们达到更高的教育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团结的水平。我也希望有创见的日本人会认识到一个强大的美国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希望到1990年他们会因为曾帮助鞭策我们加强实力而称庆。一个重新恢复活力的美国将更有条件同其它国家和好相处，进口它们的货物，支持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分享技术，为国际安全作出贡献。

我感到，许多美国人还没有领会研究日本有何意义。他们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太与众不同了，它有很多弱点，我们不想去仿效。我毫不掩饰我对日本取得的很多成就表示钦佩，可是这些批评家是正确的，日本干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想引进，我们必须对他们的挑战作出自己的回答。然而，我相信，许多说“他们与众不同”的人正在为自己的执拗顽固作辩解，并正在招致灾祸。诚然，学习日本并不那么轻松，尤其是世界上一些问题如此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又如此困难。逃避现实虽有它的吸引力，但本书不适合于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新的竞争环境	(1)
第一章	日本的持续挑战	(1)
第二部分	成功, 日本的风格	(12)
第二章	造船——优先发展的基础工业	(12)
第三章	机床与机器人——辅助工业	(47)
第四章	煤矿业下马后的九州——解决衰退与地区复兴 问题	(93)
第五章	信息革命——全国范围的改造	(125)
第六章	日本从事全球竞争的进度图表	(176)
第三部分	成功, 美国的风格	(187)
第七章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全面动员	(187)
第八章	农业——促进出口	(210)
第九章	1945—1965年的私人住房——开辟资金 来源	(235)
第十章	北卡罗莱纳研究三角——州的现代化	(255)
第十一章	美国成功的合作模式	(282)
第四部分	美国的反响	(286)
第十二章	竞争的战略, 美国的风格	(286)

第一部分 新的竞争环境

第一章 日本的持续挑战

1. 来自东京的直言

尽管许多日本人对美国比对其它国家更感兴趣，但他们认为，美国的问题不止是暂时的纷乱，而日本的成功则方兴未艾，甚至认为美国已如夕阳西下，而日本却如旭日东升。

访问美国的日本人对街头犯罪和市政腐败，对任意毁坏的汽车和满街垃圾已司空见惯。他们注意到费尽心机的保安措施和夜间害怕遇到陌生人的心理。同本国的商品和服务相比，他们抱怨美国的产品质量低劣，服务拖拉、不可靠。他们彼此交谈普通美国人无知的笑闻，叹息美国工人无能。

日本实业家在美国企业里看到的情况是，经理和工人进取心不强，技艺不高，世界知识贫乏，设备陈旧，目光短浅，为大众谋利益的协作精神尤感阙如。日本政府代表在他们的美国同行身上看到的是逢场作戏，玩弄政治权术，缺乏恒心。这些日本人发现，有才干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人到处可见，但他们的才能用诸打官司和纸上谈兵，没有用诸加强政府和企业组织。美国的大型组织看起来被条例限制、义务分摊、利己行为、个人竞争以及失业恐惧搅得疲惫不堪、忧心忡忡。小型组织看起来跟不上世界的发展。

日本人看到的是美国人不求进取，甘居中游，甚至努一把力也不愿意，然而美国人对这种看法可能感到惊讶。美国公司似乎

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战略和职工的培养，不关心采用新技术。日本人认为，美国未能打入日本市场只是由于美国没有能力创造出价廉物美的商品，对日本市场的需求缺乏适当的准备。日本的市场与美国市场是同样开放的。他们相信，在双方市场都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如果日本买下所有有竞争力的美国农产品和制品，美国买下所有有竞争力的日本电视机、钢铁和汽车，那么贸易平衡会比现在更加一边倒。在日本人眼里，美国人对日本市场的评价乃是国际竞争中失败者的一种自我安慰，而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官方压力则是企图通过政治捞取在公开市场中所失去的东西。

按这种估计，今日的美国好比处于初期衰落阶段的罗马帝国。在分析国际关系时，日本人把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看成是步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后尘。美国可以装腔作势，摇旗呐喊，但它对强权的幻觉不能掩盖它日益虚弱的经济基础以及日益衰减的控制世界事态的能力。日本人根据美国世界秩序的崩毁来分析当今的世界问题，他们私下正在讨论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可能以什么形式出现。

日本人将其经济成就看成是全方位的，包括重工业产品、消费品和高技术，并且有信心在美国暂时领先的领域中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放眼各处，他们都看到日本的市场占有率正在扩大，而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正在下降，汽车、半导体、计算机、通信器件、化学品、药品、生物技术、飞机、复合材料以及服务业，情况均若是。

早先几代的西方人曾经把自己的技术优势看成是他们精神优越的证据，现在许多日本人也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成就看成是精神价值高的象征。他们认为，美国人懒惰，日本人勤奋；美国人好斗争胜，崇尚对抗，日本人心平气和，寻求合作；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自私自利，日本人以社团为重，体谅别人，美

国人骄傲自满，日本人乐于学习和改正；美国人粗心草率，不拘小节，日本人注意细节，小心谨慎；美国人容易半途而废，事后抱怨，日本人坚持不断尝试，锲而不舍。

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同意这些看法，许多人对于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高兴。当然，许多人分享到后来者居上的那种喜悦。有些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失败的武士，觉得他们现在在经济战场上为自己雪耻而扬眉吐气。可是许多有头脑的领导人深深地感激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所给予的援助，现在他们同情正在衰落的朋友。有人甚至建议，现在日本应该援助美国，正如战后美国援助日本一样。

认真思考过国际经济秩序的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有充当世界领袖的足够准备。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言，日本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不能成功地取代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他们必须同美国合作来维持目前对日本如此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有许多日本人意识到，日本的命运同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担心美国的衰落给日本带来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还多，日本将染上“美国病”。竞争的血液仍在奔流，求胜的欲望仍很强烈，但是大多数日本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竞争对手保持健壮，照看好自己。如果竞争对手成功，日本人准备鼓掌赞许，可是惋惜的是，竞争对手似乎在很快地衰落下去。

2. 1990年的美国，一幅失去竞争力的混乱景象

虽然一些高技术领域在继续扩大，但总的来说，美国在整个80年代失去了经济地盘。不仅仅是商品贸易不平衡在增长，而且往来帐户赤字每年超过1 000亿美元，尽管东亚国家增加“自愿协定”来限制出口，尽管美元贬值，都无济于事。美国预算赤字增加，纳税人与那些福利和军事辩护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越加尖锐。失业率继续上升。

为什么整个80年代美国的竞争力一直在下降呢？在80年代初期，因为日本产的小汽车比美国产的便宜很多，美国人只好把小汽车市场让与日本人。此外，其它领域的美国公司为了保持竞争，也增加它们从日本进口部件，在国内组装。与美国组装工厂并联的五家日本汽车公司是：本田、日产、丰田、三菱和东洋公司。80年代初，因为日本在美国销售汽车的数量受配额限制，日本汽车公司开始生产高价汽车以获取较多的利润。尽管美国公司的生产率有所提高，尽管工会增加了自我克制，放弃加薪的要求，可是到80年代后期，日本人还是在美国销出很多汽车，在质量和价格上都超过美国的大汽车，就象他们在80年代初销出小汽车一样。日本的政治压力使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略有增加，但“志愿配额”使日本人不能完全控制美国市场。汽车部件进口比汽车成品进口的增长快得多，但都在增长。于是美国生产汽车及有关产品的工人数目在80年代继续下降。这不仅是因为进口，而且是因为美国工厂采用了节约劳力的新技术，不遗余力地想保持美国汽车的竞争力。

美国的钢铁大多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巴西进口。80年代初，美国钢铁公司开始搞多种经营，并减少对国内综合钢铁厂的投资，现在这些工厂多数已经关闭。80年代中期，一些有活力的美国钢铁公司找到了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特种钢市场。然而，一些外国实力更为雄厚的大型钢铁公司以更大部分收益投入更多的研究工作，购置了更多的新设备，从而降低了特种钢的成本，并以很低价格出售，以致美国公司怀疑是掠夺性价格。结果，特种钢市场也逐渐地让与日本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

整个80年代，日本公司在计算机、电信、光纤、生物技术、药物、陶瓷和其它新材料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份额，包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它们增加了在世界商用客机生产所占比重，并且增加了他们拥有和租给其它国家的飞机数目。由于日本

研究计划的扩大，技术差距逐渐开始消失，日本新一代工程师，特别是电机工程师，拉大了日本在产品工程方面的领先地位，并大大加速向计算机辅助制造发展。尽管美国有很多非常杰出的高技术公司在世界上仍保持竞争力，但它们的很多初始技术和工程是在国外进行，商品进口往往多于出口。

美国还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小公司，并可提供风险资本支持它们，可是活跃在80年代初期的那些小公司大多已经销声匿迹了。而研制成功重要新产品的一些小公司很少能掌握时机，成功地投入大规模生产。比较成功的小公司把产品出售给较大的公司，后者很多正是日本公司，它们有能力出大笔钱购买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技术。

当美国金融分析家看到日本在日本政府定为发展目标的领域中取得成功的记录时，他们对这些领域内向美国公司提供贷款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即使在他们终于发放贷款的情况下，也因为增加了风险而更多收取利息，使这些领域中已经很高的投资成本进一步上升。

任凭美国施加压力，日本继续只买小量的美国制造品，尤其是高技术领域中的制造品。当然，美国在少数领域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可是日本照旧只买少量机器，而且希望尽快获取制造技术，以便生产自己的产品。一旦日本公司开发出自己的产品，在多数情况下外国产品的销售量就很快下落。美国人抱怨这种不公正的贸易做法，而日本人的回答是：美国商品不再具有竞争力，美国的服务不如日本好，美国的产品往往不能充分适应他们的需要。

日本公司害怕美国的保护贸易主义，他们在美国建厂，但大部分高深研究、工程和产品设计工作是在日本进行。他们建在美国的工厂专门组装从日本进口的部件。

最初，日本银行与美国银行合作，共同向在美国建厂的日本

公司提供贷款。在日本银行已掌握实际经营业务后，这些日本公司便感到美国银行的服务没有多大必要，而更多地依赖日本银行的老关系。日本银行一经掌握在美国开业的实际经验，便逐渐扩大对其它美国公司的服务，随后为了扩大服务范围，开始并吞美国较小的银行。在夏威夷，日本人收买了上等的房地产和一流的旅游服务业。在阿拉斯加，他们收买了天然资源的开采权，日本银行已经占有统治地位。日本银行几乎控制了储蓄在加利福尼亚银行的一半资产，而且正在纽约、得克萨斯、佐治亚、田纳西以及日本公司进驻的其它地方迅速扩大业务。

最初，日本贸易公司只向设在美国的日本公司提供服务。在80年代期间，它们大大地扩展了贸易服务，不仅限于美国与日本之间，而且扩及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虽然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放宽使美国公司有可能组成综合贸易公司，但日本公司的悠久历史使其中六家最出色的公司无一不比美国对手大几倍。美国的两家最大贸易公司现在仍然是日本大型贸易公司——美国三井和三菱国际公司的子公司。日本人领导的这些公司认真地致力于国外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有不少在日本销售，但在双边贸易中占最大份额的仍然是日本的制成品和美国的农产品及原材料。

80年代初期，虽然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存在逆差，但服务业的强大实力使它能够保持往来帐户顺差。如同在60年代后期一样，普遍认为如果坚挺的日元重新对比美元定值，美国的出口就会扩大。80年代中期，重新定值的这一直接后果确实发生了，但是在80年代后期，如同70年代中期一样，日本生产率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补偿了重新定值而有余。80年代中期，日本服务部门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使得这些部门能够开始向海外，特别是向美国，扩张它们的网络。日本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零售公司、餐馆、咨询公司、出版、工程以及其它服务公司都全力加强国外的网络。这种成功已开始在一些美国服务部门中制造麻烦，

类似于60年代在许多制造部门开始出现的情况。

美国竞争力的下降引起了美国国内的激烈争论。美国公司随着竞争力的减弱，利润也大幅度下降。80年代初，公司实际上纳税不多，但是巨额的预算赤字逐渐迫使政府增收公司和个人的税款，以提供日益增加的军事、福利和其它开支。公司抱怨这是进一步削弱它们的竞争力，纳税人的抗税行动也更加普遍。

关于在多大程度上保护美国无竞争力的工业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整个80年代一直很激烈。总的说来，由于意识到美国承担着在世界范围内维持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义务和困难，美国政府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措施。国会议员们代表着特殊利益，他们为保护美国就业的必要性作口头辩护。

向日本或其它地方销售产品的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代表、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代表日方委托人的美国律师和公众关系商行，以及零售日本产品的美国公司都反对保护贸易主义。总的说来，它们得到美国报刊社论的支持，这些社论大声疾呼要保护消费者购买价格最低产品的权利，不管是什么地方产的。工会则强烈地为需要保护作辩护，可是工会会员以及他们的势力却随着美国重工业的衰落而下降。许多企业领导人想维持在美国的工厂，但是当他们估计一下对商业得失的影响时，感到除了从国外引进越来越多的部件——即使不能引进制成品，别无选择余地。

许多往昔的制造公司现在大都成了销售国外产品的公司。因此，它们感到很难为保护贸易主义作辩护；虽然个别工业部门的个别公司确实主张保护贸易主义，但出于不同利益的其它公司往往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结果出现一种杂乱形式的保护主义，但是无竞争力的美国工业部门日益增多，导致更大程度的保护主义。虽然海关关卡有助于一些部门暂时保持赢利，虽然许多美国公司力图适应这种新的全球性竞争，但是它们很少只靠美国制造业的努力恢复世界竞争能力，

因为日本人在那些他们没有高度竞争力的领域中已经找到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手段，而且因为日本商品是处在竞争压力的最前沿，所以美国发言人发现要指责日本人是 很 便 当 的 事。保护主义的提倡者可以提出在日本的一些没有竞争力的部门——农业、化学品、石油化学品、软件，以及他们尚未赶上的其它高技术领域中，仍然保留非关税壁垒的许多实例。有关的美 国 公 司 往 往 认 为 诉 讼（涉及禁止倾销、侵犯专利权、不公平补助等法令）是阻止日本渗透美国市场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有些情况下，这样做确实减慢了日本的渗透，暂时庇护了美国公司和已在美国市场立足的日本公司的有利经营。日本人并不让步，他们继续拖延特许，当美国国会将采取行动时，他们又提出订立像卡特尔一样的“志愿协定”来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

许多美国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多国公司和创新小公司干得很出色，很多美国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大改进。政府为了允许建立研究联合体和贸易公司做了不少解除反托拉斯顾虑的工作。迫使日本支持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对日元的调整有很大影响。对美国教育水准和工程培训关注的结果，使得美国教育计划有一些零星改进。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产生巨大冲击力。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联合体和贸易公司能够迅速地大规模展开工作，从而达到影响研究和贸易总额的累积统计。根据标准试验测得的平均教育水平并无明显提高。

连续几届政府都考虑货币和财政政策，可是在不给予竞争失利者以实际补助的情况下，要想造成一种新的国民舆论来解决竞争问题看来是太难了。何况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强烈反对采取除货币和财政措施外的任何主动行动来处理这些问题。结果，政府在设法促进竞争方面几乎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

日本人尽管在渗透美国市场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和大量贸易盈

余，但美国经济衰退所产生的问题使他们极为烦恼，因为结果不仅仅是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市场的不稳定和强烈的反日情绪给在美国生活和旅行的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愉快。在美国公共关系方面，日本人刻意致力于搞好在美国的公众关系，双管齐下：一是通过直接的活动，二是通过美国公众关系商行，但结果适得其反。日本人不懂得在日本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只会激起外国人的反感，因为外国人对日本人越来越不信任。两国领导人都明白美、日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们下了很大努力来防止双方日益滋长的敌对情绪导致更大的保护主义和损害军事联盟。

美国的社会影响也许是最严重的问题。工会处在制造业衰退、职业被外国断送，以及克制工资要求的压力等等情况遭遇之下，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政府漠视它们的处境，在那些受到冲击的工会团体和地区中，引起了更大的怨恨，而使其它工会团体和地区不满现实与赤裸裸地追求私利的倾向加剧。失业的下层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福利付款才没有减低，但大群大群的人继续处于绝境，终于导致了犯罪率上升，不断给社会压上沉重负担。

3. 美国能东山再起吗？

到1990年，美国的问题是否会像前一节所描绘的那么严重？日本很可能成为更强大的竞争者。60年代，当日本人还在埋头追赶之际，日本的优越制度所产生的后果很少为人所觉察。到了80年代，累积效应已经改变了国际竞争环境，随着日本产品在美国和第三世界内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击败了美国的竞争。8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贸易逆差每年达1 000 亿美元，其中几乎半数是同日本的逆差。

如同过去发展重工业一样，日本现在厉兵秣马，亟待扩展它的高技术和服务部门。到1982年，日本出口至美国的计算机及其

部件，在价值上超过美国向日本同类出口。电信贸易甚至更加一边倒。在美国，1983年美国取得约36 000项专利，日本人取得9 000项专利，但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人取得的专利数多于美国人。

日本现在投入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已经超过美国。美国的研究与发展开支虽仍大于日本，但把主要力量放在基础研究和几乎没有商业副产品的军事项目上，而日本的力量高度集中于最有商业前景的领域：半导体、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陶瓷和其它新材料、光纤、药品等等。正如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钢铁公司白手起家建立起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一样，现在正在兴起的日本新型研究实验室也已掌握最新技术来研究未来的课题。

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是人们熟知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雇员对公司的忠诚；重视制造，特别是重视产品设计；资本成本率低；储蓄率高；有容许长远考虑的长期资金可以动用；全球战略；政府给予企业的奖励。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地在起作用，而是政府和企业主要领导人配合形成的总体系的组成部分。

如果以为这一体系的效力在未来年代里会有所减退，那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如果日本扩大基建基地，改进教育和研究基础，并扩大信息网，几乎可以肯定，竞争能力将来会更强。

美国人亟需制定对付这一挑战的方针。如果忽视竞争的實力，他们就无法作到象往常那样自在行事。反之，亦步亦趋地去模仿日本的成功模式，而不是去琢磨适合自己传统、依靠自己专长的解决方案，那也是愚蠢的。他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竞争，也需要了解他们经验在哪些方面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切用。

我分析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成功合作的4个案例。对于日本，我选择了造船业，因为它是第二次世